

第一章 謫仙配醜人

一列車馬緩緩駛近涼國都城東原，在城門外停下。

城門緊閉，四周空曠無人，高高的城樓上排列著整齊的將士，前排士兵手執弓箭射弩呈備戰之態，後排是玄甲銅甲青銅盔，人人手握長矛蓄勢待發。

正中一人頭戴虎頭金盔，身著鳳翅雙肩龍鱗光明甲，腰間掛著一柄龍頭九環刀。他雙手環胸，神情倨傲且凌厲，利刀般的薄唇上泛著譏笑，斜長的鳳眼俯瞰著城外一行車馬中的那輛駟車。

半晌，他輕輕吐出兩個字，「蕭桓。」

車內人似有所感，緩緩抬眸。

前面護送的侍衛下馬，恭敬回稟，「殿下，涼國大皇子趙珣在城牆上。」

被稱為殿下的人淡淡「嗯」了一聲，如清風過樹梢。

此人正是越國太子蕭桓，此行是為質。

涼越之爭由來已久，數十年戰火不斷，近年越國漸呈敗勢，敗勢之下，兩軍對陣你死我活，最終換來的是鐵騎浴血屍橫遍野的敗仗。

黃沙悲鳴泣亡魂，烈風嘯咽送孤軍，戰敗者需以臣服之姿立世，這才有蕭桓出使為質。

蕭桓未下馬車，他不動，隨行護衛皆不動。

微濕的風送來陣陣寒氣，吹動駟車上的旌旗獵獵作響，旌旗上大大的蕭字隨風飄揚，在冷風中顯得淒楚又單薄。

城下風塵僕僕的越國一行人，舟車勞頓，馬困人乏，而高處涼國威風赫赫的將士，虎視眈眈之餘更是精神抖擻。

趙珣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蕭桓小兒見我涼國諸多精銳，怕是嚇得不敢出來了。」

隨行的將士附和大笑，笑聲響徹天際。

越國皇子不少，尤以這位太子殿下最為體弱，世人皆知其不是長壽之相，越國皇帝應該也是這般以為，否則豈會送一國儲君來涼國為質。

趙珣曾與越國的安王蕭楷交過手，兩人勢均力敵難分勝負。

蕭楷亦是嫡出，與蕭桓一母同胞，在越國軍中呼聲最高。皇儲之爭自來沒有骨肉兄弟，蕭桓這一為質，倒是給蕭楷騰了地方。

風嘯嘯而起，趙珣大手一揮，城門頓時開啟，隨之傳來山呼海嘯般的嘈雜聲。

「來了，來了，越國太子進城了！」

「什麼越國太子，那是臧雪先生！」

「臧雪先生在哪裡？在下有學問要請教先生。」

趙珣瞬間變臉，不敢置信地轉身朝內牆望去，只見城內人頭攢動，不知何時擠滿百姓，男女老少人山人海。

除去尋常百姓，人群中處處可見綸巾青冠的學子以及戴著帷帽或是幕羅的女子，他們神情激動雀躍，趙珣見了只覺委實有些刺眼。

這些人身為涼國子民，難道不知道蕭桓此行並非出使，而是為質？他們難道忘了越國這些年的所作所為嗎？難道忘了那些為國捐軀的骨肉至親嗎？

都城繁華富庶，這些人居安不思危，怕是從不曾想過他們安居樂業之時，邊關那些在血雨腥風中苦守家國的將士。

他雙拳慢慢攥起，鳳眸含恨。

副將常威見他臉色難看，低聲告罪，「殿下，下官這就派人去驅趕……」

「不必了！」人潮如水，萬人空巷，豈是須臾間能驅趕乾淨的。

是他失算了，他竟是忘了蕭桓除去越國太子的身分外，還素有越國第一美男之稱，且其才情之高早已譽通四海，為天下學子所景仰。

罷了，一個病秧子而已，哪怕才名再高也不足為懼。

「迎越國太子入城。」

他一聲令下，即有人去請蕭桓一行人入城。

被允許入城的僅是蕭桓乘坐的馬車，餘下的護送之人全攔在城外，責令他們即刻返程。

蕭桓應是心有準備，並未提出任何抗議。

百姓爭先恐後，為一睹越國第一美男的風采你踩我跳，恨不得身體多長出幾尺，拉長自己的脖子伸進那輛駟車內。

常威「噔噔」下城牆，不多時已至駟車前，行禮道：「大皇子有請殿下登城牆觀景。」

話音一落，便見車帷被人輕輕揭開，修長如玉的手指在明黃的車帷映襯下無半分枯黃黯然，反倒顯得越發的優美矜貴。

僅憑這一隻手，已能窺見車中人的無雙風華。

不多時，常威視線之中是一片白，只見蕭桓白衣勝雪，凌雲若神，清冷如玉，皎寒似月。

他略有失神，心道越國第一美男當真是名不虛傳。此等風姿絕豔，人間哪得幾回見，其人之雅致矜貴彷彿不染塵世任何汙濁。

「啊啊啊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臧雪先生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？長得怎麼樣？」

「天哪，世間居然有如此貌美的男子。今日得見雪漫天，甘願隨去共白首。臧雪先生的詩真是應景，我不行了……我要死了！」

人群中的議論聲讓常威皺眉，世人果真是膚淺，一個男人長得比女人還好看，又病歪歪的成天作些酸詩，有什麼值得追捧。大皇子驍勇善戰英勇無雙，最是應該受到世人的愛戴，這些人若要追捧，為何不是追捧大皇子？

上城牆要走兩道臺階，隨著蕭桓越走越高，底下的百姓也更能將他看得清楚。

一聲聲尖叫呼喊不絕於耳，聽得趙珣險些拔刀，真想就此將這病秧子給宰了！

他鳳目如刀，冷厲地看著走近的人。

這個短命鬼還真是相貌出色到讓人覺得礙眼，若非此等長相，又如何能讓女子見之不忘日思夜想。

不長的路，蕭桓走得似乎有些吃力，哪怕是他盡力表現出一國儲君的尊嚴，那虛浮的步伐與微晃的身形還是將他的力不從心洩露無遺。

趙珣神情譏諷，目光滿是輕視與不屑。長得再好看又如何，這般無能的儲君，註定是別人帝王路上的墊腳石。

蕭桓走近時氣息已亂，病弱之態更甚。

兩人相互見禮，一個倨傲，一個示弱。

「太子殿下既來我涼國做客，我自是要盡地主之誼。」趙珣輕抬下頷，指向都城內，不無驕傲地道：「太子殿下以為，我們涼國比之你們越國如何？」

「涼國昌盛繁榮，強過我越國數倍。」

喪家之犬，說話還算中聽。這般想著，趙珣越發倨傲，「久聞太子殿下最是擅長吟詩作賦，傳世的詩作數不勝數，想來太子殿下見此盛世美景，理應有一番見解感悟傾訴於詩詞之中。」

「美景當歌，孤自當盡力而為。」

「既然太子殿下願意盡力，那我就恭候太子殿下的佳作。」

真是一個軟骨頭，比安王差遠了。

趙珣眼底鄙夷盡現，不經意看到人群中一道白衣纖麗的身影，哪怕那女子戴著長及腳踝的幕羅，他也能一眼將對方認出，心下生恨，殺心立起。

這幾年來窈窕對他不冷不熱，所思所想都是遠在越國的蕭桓，人在千里之外時她已是朝思暮想，哪怕他們自幼有婚約在身，也難敵她與蕭桓青梅竹馬的情意。而今人已到跟前，她怕是要不管不顧了。

於公於私，這口氣他都不能忍，所以今日他不僅要斷了窈窕的念想，還要好好羞辱蕭桓一番。

蕭桓不是越國第一美男嗎？不是才高八斗享譽四海嗎？他倒要看看這位太子殿下被扯進汙泥裡掙扎的狼狽相，到時候他就不信窈窕還會將其奉若神明。

趙珣凌厲的目光往遠處掃去，但見一群粗布葛衣的百姓在爭搶什麼，其中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身影畏畏縮縮地想往裡面擠，瞧那身形應是個女子，邋邋無狀，形跡猥瑣，看著像是一個乞丐婆子。

就是她了！臧雪公子配乞丐婆子，聽起來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

他唇角揚起殘忍冰冷的弧度，語氣倒是慢條斯理，「兩國邦交相好雖有盟約為證，但我以為更應結為秦晉之好，方才是長久之計。我有意為太子殿下保媒，不知太子殿下以為如何？」

「孤來日無常，不願誤人將來。」

「太子殿下何必沮喪，正所謂晦氣如風，更需喜氣相沖。若太子殿下不允，我如何相信你們越國是誠心相交？」

蕭桓聞言不受控制地連連咳嗽。一張白玉般的臉微微脹紅，似是被趙珣這番話給驚得又羞又怒。

趙珣眼露嘲諷之意，再是才智無二又如何，到底是個活不長的短命鬼。既然當了質子，無異於案上魚肉，還不是要任人宰割。「太子殿下不願意？」

「大皇子的好意孤心領……只是孤病體殘軀，恐無福消受。」

「我說了，是想用喜氣給你沖一沖，指不定這一沖就將太子殿下的病給沖好了。」

蕭桓咳得更厲害，像是心肺都要咳出來一般。

趙珣「嗤」笑一聲，招來常威低語幾句。

常威聽完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
褚容剛進東原城，迎接她的是烏壓壓的人群。人群擠擠攘攘，朝的都是西邊城牆方向。耳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聲音，談論的都是今日進京的蕭桓。

觀音座下蓮花子，紫微參鬥文曲星，這兩句詩形容的就是蕭桓，一說其空靈之美宛若蓮花子，二說其才情之高堪比文曲星。

蕭桓五歲時以一首《初雪》震驚越國，隨著他年歲漸長，才名更是傳到了涼國，其所作詩詞也跟著傳了過來。文人崇尚才華，哪怕他是越國太子，也擋不住涼國學子們對他的景仰尊重。

「有生之年能一睹臧雪先生的風采，死而無憾了！」

「越國太子身子那麼弱，趕了這麼遠的路，也不知受不受得住？」

「大皇子不會為難他吧？」

褚容聽著聲聲議論，心情有些複雜。從塞城啟程時，她剛好巧遇越國太子一行，隨後便跟著越國的護送衛隊一同進京，期間還混了幾頓飯，遺憾的是她至始至終都沒見到過越國太子。

她抬頭望去，城牆上那道白色的身影實在是醒目，彷彿天地間唯有那一人，當真是傾國又傾城，遺世而獨立。

真好看，哪怕看不清楚長相。

肚子「咕咕」亂叫喚，她又餓了。

天大地大，吃飯最大，雖說秀色可餐，但她又無法近距離觀看。越國太子已經入城，以後她怕是沒有地方混飯了。

褚容艱難地擠著往城裡走，越往裡走便越能聞到街道兩邊鋪子裡飄出來的食物香氣，包子、麻花、滷肉的味道直往她鼻子裡鑽，她肚子裡的空城計唱得更響。

許是她穿得破爛，人也邋邋，擠來擠去時難免會被人推，推來推去罵聲不絕於耳，緊接著是一聲驚呼，旁邊包子鋪的一個蒸籠翻倒在地，然後她便看到路人開始瘋搶。

「我的包子！」

「這是我的！」

「你踩著我的腳了，你這個鯨孫！」

哄搶的人你推我搡，罵聲不絕。

怔神間，一個婦人推了她一把，「醜乞丐婆子，滾一邊去！」

褚容聽話地避開，既不生氣別人罵她醜，也不生氣別人把她當成乞丐。

她跟著往裡面擠，反正她現在一身的狼狽，也不用在意什麼。

可能是她運氣好，混亂之中還真被她搶到一個包子，雖然沾了土還被踩得變了形，但這些她都不在意。

她滿心歡喜地退出來，正準備撕了包子外的髒皮果腹時，不料被人一把搶去。

「醜乞丐婆子也配吃包子，滾一邊去！」又是那個婦人。

被人罵醜，被人當成乞丐，褚容都不在意，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人和她搶吃的。搶人口糧就是害人性命，這個她不能忍。

她衝過去拉住婦人，「那是我的包子。」

「妳的包子？」婦人翻著三白眼，「妳一個醜乞丐婆子，哪裡配吃包子，趕緊滾一邊去，否則我就揍妳！」

哟，想打架？褚容笑了，一個手揮過去，趁著婦人沒回過神時將包子搶了回來。

婦人尖聲怒罵著，突然臉色大變，調頭就跑。

褚容勾起嘴角，慫包，怕了吧，她可不是好欺負的。

這些年跟著父親四處混跡，論打架她還沒有輸過。當然，如果遇到打不過的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，反正不能吃虧。

很快她就覺察到不對，幾個銅甲士兵衝過來要抓她。

她將包子扔過去，大喊，「大人，民女不敢了，民女再也不敢了。包子給您，給您！」

不就是搶了一個包子，難道都城的大人們憐憫她餓肚子，要請她去吃牢飯？可哪怕是再餓她也不想吃牢飯。

包子精準地砸在常威身上，又掉在地上，滾了幾圈後很快又裹上幾層土屑，瞧著已經無法再入口。

褚容心有惋惜，更是後悔。果然不義之財要不得，嗟來之食吃不得，早知搶個包子也能惹官司，哪怕是餓死她也要忍著。

「帶走。」

常威一聲令下，褚容即被兩個士兵架起。

「大人，大人，且聽民女為自己分辯一二。您一看就是正派公允的好官，肯定不會錯怪任何一個良民。俗話說捉賊拿贓，民女手裡什麼也沒有，您不能抓民女去坐牢。」

誰要抓她去坐牢了？常威嫌棄地看著她，聽聲音應該是一個年輕的姑娘，大皇子眼力就是好。只是這姑娘也太不堪入目了些，蓬頭垢面，衣衫襤褸，讓人不忍直視，看著不是流民就是乞丐。

「讓妳走就走，廢話恁多。」

事關自己的自由，話不多豈不是等死，褚容繼續道：「大人，方才搶包子的又不只民女一人，您可不能欺民女是外地人就區別對待。您要抓也該把所有人都抓了，這樣才能顯示您的公正。」

她說著往旁邊看去，當下目瞪口呆，哪裡還有搶包子的人，早就散光了，方圓幾十步的範圍內連個鬼影都沒有，全都躲得遠遠的看戲。

常威急著覆命，朝幾個屬下使眼色。

雙臂被人提起，褚容無奈高喊，「大人，民女雖出身低了些，卻也是懂法的。拾遺而未占為己有，民女何來罪爾？」

常威微怔，這姑娘還懂律法？許是乞丐為生，日日遇人眾多，不知從哪個人口中聽來的，拾人牙慧而已。「不是抓妳坐牢，是有話問妳。」

不是坐牢？褚容心下一鬆，可立馬又提了起來，「大人，民女既無罪，當不起官差押解。」

這姑娘口齒倒是伶俐，常威手一擺，侍衛即將她放開。

她得了自由，心下猜測萬千，「多謝大人。」

常威不再看她，示意她跟上。

穿過人群，再上城牆，褚容腦海中閃過萬千念頭，遠遠看到那人一身金甲高貴威嚴，心道莫非那人於人群中一眼就將她認了出來？可能嗎？

識時務者為俊傑，這是她多年生活的經驗，有些事如果避不開躲不過，順其自然是最唯一的選擇。

上了城牆，她最先注意到的卻是一身白衣的男子，當下驚豔無比，宛如得見天人，心道世間居然還有這等姿容出色的男人，說是天字瓊花亦不為過，難怪有越國第一美男之稱。

可憐高處不勝寒，勁風折嶺花。這美人落到為質的地步，再是一身的傲骨也枉然，註定要捨去與生俱來的清高，屈於他國的樊籠之中。

思忖間，褚容感覺到一道冰刀般的眼光，看過去，是大皇子趙珣。

從屍山血海中爬出來的人，自帶肅殺之氣，鳳目薄唇，俊美而凌厲，那種睥睨萬物捨我其誰的氣勢如出鞘的劍，寒光閃閃令人畏懼。

如果說蕭桓是應該被人好好珍藏的美玉，趙珣便是護身攜帶的寶劍。兩人風姿迥異，各有千秋，一人白衣清冷，一人金甲霸氣。

「見了大殿下，還不快行禮。」常威厲聲道。

褚容斂去萬般情緒，趕緊行禮。

趙珣眼有嘲諷，此女一頭亂髮如草窩，滿臉褐斑讓人不忍直視，一身的襤褸更是與乞丐無異。蕭桓方才被這樣一個女人盯著看，不知滋味如何？

乞丐婆子看上了臧雪公子，他是成全呢，還是成全？

他抱胸冷睨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哪裡人氏？」

褚容低著頭，心下一鬆，他沒有認出自己。

想想也是，這麼多年了，一個人的變化早已是翻天覆地，他怎麼可能認得出來。

「民女姓褚，單名一個容字，塞城人氏，來京中尋親。」

口齒倒是清楚，聽這話不是乞丐婆子，趙珣眯了眯眼，將她好一陣打量。

不是乞丐婆子也無妨，端看這副姿容，見一回吐一回，以後有蕭桓受的。

「妳可知他是誰？」他指著蕭桓問。

「是……是越國的太子殿下。」

「妳想不想離太子殿下再近一點？」

褚容心下一跳，趙珣這是什麼路數？他到底想做什麼？難道是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她來羞辱越國太子？是希望她像犯花癡一樣纏著越國太子不放，還是希望她色膽包天輕薄越國太子？

「民女……不敢。」

「妳別怕，太子殿下最是心善，人人都說他天生一顆蓮花心，乃人間至純至聖之人，定然不會介意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

趙珣眼底慢慢浮起恨意，恨意像長了鉤子一樣收不回。他不僅僅要羞辱踐踏蕭桓，他更是要將越國踩在自己的腳底。

多年前姑父鎮國公死戰禦敵，迫使越國不得不投降示好，豈料相安無事五年後，越國居然派奸細擄走他的表妹窈窕。

窈窕被擄之後，姑母昭慶長公主代夫出征，與越國苦戰十年方才生擒越國大將軍李桂，換得越國送還窈窕。窈窕在越國和一眾皇子公主一起長大，哪怕是回到涼國還一直對越國的一切念念不忘，尤其是對這位越國太子。

好一個青梅竹馬！那他算什麼？窈窕是他的未婚妻，從一出生就與他有了婚約，一個只會作詩的軟骨頭也配和他爭！

他要將此人踩進泥裡，這輩子永無翻身之日。

「過來！」

褚容聽話上前，作出一臉茫然的模樣。

走得近了，她臉上的褐斑越發明顯，醜態也更是展露無遺。

趙珣頗為滿意，睨著蕭桓道：「我方才遠遠瞧見此女，見她與太子殿下有緣，欲給你們二人保個媒，不知太子殿下意下如何？」

褚容一愣，還有這樣的好事？

數月前越國再次戰敗，涼國也沒討到什麼好處。許是交戰多年，彼此都傷亡慘重、糧草吃緊，這才有了再一次議和。

此次議和與以往不一樣，越國明顯誠心許多，送來一國儲君為質就是最好的證明，但這並不代表越國上下已經徹底臣服。

如果越國會輕易服軟，便不會有這麼多年的你死我活，所以褚容以為蕭桓哪怕體弱，哪怕不是將帥之才，也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羞辱。

果然，她很快聽到蕭桓開口，聲音極為好聽。

「大皇子盛情，孤心領了。孤是殘喘之體，豈能害了旁人。」

「太子殿下這般推托，難道你們越國並不是誠心求和？」

「孤已入涼國為質，此乃最大的誠意。」

「不夠。若太子殿下願意娶我涼國女子為妻，甘願成為我涼國女婿，才是最大的誠意，否則我很難相信你們越國是真心求和，少不得要派遣邊關將士前去打探一番。」

褚容聽著他們你來我往，算是明白趙珣的用意。

殺人誅心不過如此，敗國質子哪怕身為一國儲君，哪怕才名遍天下，原來也這麼沒有尊嚴。

她不是英雄，救不了落難的美人。

一陣沉默，蕭桓再無言語。

他這是同意了？不能吧？她如今這副尊榮別說是上臺面，便是落在流民堆裡都是最醜的一個，堂堂一國太子被強塞她這樣一女人，是不是太可憐了？

褚容故意抬頭，好讓越國太子看清她的模樣。

越國太子的眼神……那樣的平靜而悲憫，讓她自慚形穢。

城牆上的風似乎都沉重了許多，夾雜著遠方狂怒的黃沙和塵土，嗚咽著泣訴著不知在為誰悲鳴。

趙珣吁出一口濁氣，蕭桓再是皮相感人，再是高貴又如何？既然入了涼國為質，還不得由著他揉圓搓扁，就是可惜不能殺。

他臨近牆邊，手勢一起，底下的嘈雜聲頓止。

「今日越國太子抵達我涼國為客，因仰慕我涼國繁華昌盛無以言表，願與我涼國結秦晉之好，娶我涼國女子為妻。」

褚容被拎了過去，如同待宰的弱雞，一張醜臉展露在眾人面前，即便底下的百姓有的看不真切，卻也能從她的衣著狀態上判斷她的窮酸。

趙珣字字鏗鏘有力，「越國太子對此女一見鍾情，實乃天賜良緣。」

人群一陣騷動，皆是一頭霧水。

褚容心虛得緊，天下學子仰慕越國太子者眾多，趙珣這麼做不怕被世人的唾沫星子淹死嗎？

趙珣厲目在人群中掃過，定在那白衣纖麗的女子身上。

女子眼神悲切，喃喃道：「大表哥怎麼能這樣？他明知道……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做給我看的！不，不可以，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太子殿下受辱，我要見大表哥，我要求他收回成命。」

此女正是清陽郡主袁不悔，趙珣的未婚妻。

她身邊的丫鬟拉住她，「郡主，您不能去，您此時去求大殿下，恐怕更會激怒於他。他若是惱了怒了，怕是要幾倍還給越國太子。」

「那、那我該怎麼辦？難道任由太子殿下受此大辱嗎？」

「大殿下當眾昭告，覆水難收，您這時再去相求，大殿下為了自己的顏面也不會出爾反爾。」

「都怪我，我就是一個罪人，都是我的錯。若是沒有我，母親也不會征戰多年，落得一身的傷病。如果不是我，大表哥也不會如此羞辱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如雪如玉般的人物，被人輕賤至此，該是何等難過。」袁不悔身形輕晃，被身邊的丫鬟扶住，她悲痛地望向城牆，滿目的苦楚，「我……我這就去求皇舅舅。」

與此同時，城牆上的趙珣已經放開褚容，將她扔在蕭桓的腳邊。

「太子殿下，今日我當著東原城百姓的面為你作媒，這女人以後就是你的太子妃了。」語氣囂張至極。

地磚的冷硬讓褚容倒吸涼氣，心裡暗罵趙珣不懂憐香惜玉，還作媒、還太子妃，有這樣給人保媒的嗎？他怎麼不直接給越國太子配一樁冥婚！

蕭桓還保持著之前的姿勢，任風吹起他的衣角，那般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，彷彿

風中的塵土都會沾染他的高潔。

美人落難，如同折翼的白天鵝，一朝從天墜落，還掉進了牠這個大坑裡，這位越國太子也是倒楣。

褚容沒有爬起，索性癱坐著。

趙珣見她如此無狀，不僅沒有動怒，反倒很是滿意，也只有這般粗鄙不堪的女人配給蕭桓，方才能解自己的心頭大恨。

「今日太子殿下得此佳妻，當真是可喜可賀。」

佳妻？趙珣是怎麼說得出口的？褚容不用照鏡子也知道現在是什麼鬼樣子，她這樣都叫佳妻，那天下的女人都能稱之為仙妻。

「我是太子妃了？」她裝傻。

「正是，姑娘是否歡喜至極？」

歡喜個屁！「是陛下賜婚的嗎？」

她是在提醒趙珣，這麼做皇帝知道嗎？

趙珣鳳眼凝了凝，這個醜東西還知道賜婚，怕是從戲文裡聽來的。蕭桓一個為質的敗國太子，不配被父皇賜婚。「我保的媒，太子殿下自己也同意了。」

所以趙珣這麼做，是打算先斬後奏。他是嫡皇子，哪怕他是在胡鬧，為了皇家的顏面，皇帝大抵也不會為了一個敵國太子駁回他的決定。

褚容心沉了沉，餓得有些沒力氣思考。

她看著趙珣，腦袋有點疼，記憶中那個成天追貓攆狗討人嫌的小男生，長大後還是這麼不討人喜歡。

趙珣皺眉皺得能夾死蚊子，這個醜東西居然敢直視他，好大的膽子！

褚容發誓自己真的沒有故意盯著他看，她不過是餓得沒力氣，思緒還有點亂，所以看人時走了神，等她感覺到對方不善的眼神後立馬低頭裝死。

趙珣按捺下火氣，命人送他們離開。

第二章 智計解危機

褚容一進那輛駟車，好聞的幽香撲面而來。

車內佈置極簡極淨，鋪著白如雪的毯子。她像是落在雪上的泥，刺目又格格不入。

聽說越國太子不僅品性高潔，性情更是清傲如雪，舉凡這樣的人都有潔癖，她不由得曲著身體，生怕自己弄髒了潔白的毯子。

不一會兒，蕭桓也上了馬車。

冷香陣陣間，混雜著她身上不可名狀的氣味，沉默的氣氛中，複雜的氣味更是清晰。

她不是矯情自卑之人，此時面對神子般出塵不染的男子，不知不覺中竟生出幾分慚愧，慚愧自己一身的汙濁，慚愧自己汙染了眼前的人。

「今日之事我也沒有想到，不過太子殿下放心，我絕不是那等不知輕重之人，更不會對您生出非分之想。我雖然看著醜，但我是個好人。」

「孤相信姑娘。」蕭桓說完咳了起來。

「太子殿下，您的身體沒事吧？」

「無妨。」

「哦。」

她不就是搶了一個包子，誰能想到會白得一個俊美無雙的老公。高高在上的越國太子居然落在她手上，也不知對方上輩子造了什麼孽。

「您若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，儘管開口。」

她不過一介草民，人賤言輕如同螻蟻，在上位者眼中她比塵泥還要低賤。她有自知之明，絕不會一時腦熱逞什麼英雄之能，但若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她還是願意幫一幫的。

蕭桓緩緩看過來，眼神越發悲憫。

褚容被他看得無地自容，他有什麼地方是需要自己幫忙的呢？如果可以，自己對他最大的幫忙應該就是從他眼前消失。

「我來都城是為尋人，找到人之後自會離開。太子殿下如今的處境並不算好，我相信以大皇子對您的忌憚，即便沒有我也會有別人。我無意扯進皇權之爭，也沒想飛上枝頭當什麼鳳凰，一切都是陰錯陽差。若太子殿下信我，日後我還能給您打個掩護。」

「孤一介殘軀，不願連累他人。」

都到了這個分上還想著別人，當真是一個至清至雅之人，難怪世人說他是蓮花子，天生一副聖賢心。

「太子殿下並沒有連累我，我從塞城到東原城尋親，一路上早已花光盤纏，若不是靠著您時不時的讓我蹭吃蹭喝，我怕是走不到東原城。」話到這裡，褚容想撮自己的嘴。

敢情人家做好事還做錯了，若不是接濟了她，讓她順利抵達東原城，只怕也不會有今日這一齣。

什麼因果，真讓人頭大……她面色訕訕，臉上的褐斑更顯暗沉。

「幾頓飯而已，不值得姑娘感激。」

蕭桓的話像無聲的耳光，令她越發羞愧。

「對太子殿下而言是幾頓飯，於我來說卻是雪中送炭。太子殿下放心，日後若是大皇子想讓我做什麼傷害殿下之事，我必定會第一時間告知殿下。」

越國皇帝居然捨得讓他為質，或許已是將他當成棄子，涼國之於他不亞於龍潭虎穴，他隻身入境，將來不知有多少羞辱等著他。

褚容琢磨著自己應該要在東原城盤旋一段時日，在此期間她儘量力所能及的幫襯一二，還了他的飯菜之恩。

若是趙珣想讓她監視陷害越國太子，那她就……陽奉陰違好了。

「孤看得出來姑娘是個心誠之人，但孤如今身為質子，有太多身不由己之事。他日姑娘若有為難之處，大可不必顧及孤的感受。」

褚容聞言，更是佩服他的品性，這位太子殿下實在是太過心善了。

車窗外充斥著喧鬧聲，大多是東原城的官話，偶爾也夾雜著京外的口音。褚容聽著聽著，不自覺慢慢靠在車壁上。

十幾年過去，沒想到她還能回來。鄉音無改，但她卻無人識。

從塞城到東原城，她已經走了近兩個月，這兩個月來不說是風餐露宿，但也談不上吃好住好。眼下她盤纏用盡，囊中羞澀，最是沒有著落之時。

對她而言，這樁婚事最大的好處就是解決她當下的困境；對越國太子而言，她這個太子妃是恥辱的見證，偏偏對方身處困境還事事為他人著想。

我見聖人陷泥潭，聖人卻憐我受累。她救不了越國太子，但她敢用人格保證自己絕不會趁人之危，利用現在的身分生撲對方，更不會見色起意和對方來一場風花雪月的男女之交。

駟車平穩，馬蹄聲嗒嗒，她悄悄掀開車簾的一角，高閣樓簷鱗次櫛比，酒旗招展人頭攢動。

褚容的目光在行人與樓閣鋪子之間一一掠過，期盼著能看到自己熟悉的那張臉。半年前父親突然說要出一趟遠門，將她安置在塞城的一座宅子裡。三個月後她收到一封信，是父親寫的，內容是交代一些後事，說自己不會再回來，叮囑她好好生活。

他們父女二人相依為命，她相信若不是極為重要的事，父親一定不會扔下自己不管。

一想到父親或許陷入困境，褚容如何還能坐得住，仔細思量一些過往，最後猜測父親可能會上京，所以她才會長途跋涉來到東原城。

她望著不斷撤回的街景，心中惆悵萬千。

父親會在這裡嗎？

不知過了多久，馬車停在一座破敗的宅子前。

這座宅子顯然已是荒廢多年，大門處的匾額早已不見蹤影，左右兩尊石獅也殘缺不堪，高牆上的灰瓦佈著厚厚的青苔，其上還積存著不少落葉。

進了大門，所見之處皆是雜草叢生，一塊腐敗的匾額被丟棄在雜草叢中，依然還能看到脫漆的洪府二字。

穿過垂花門，內宅的情形也沒好到哪裡去，久未住人的屋子斑駁不堪，就連窗櫺都透著腐朽之氣。

褚容倒是很滿意，雖然是一座敗落的宅子，但這宅子很大。

她饒有興致地看著門楣上結著的巨大蜘蛛網，數著網上黏住的飛蟲。

蕭桓身邊被允許留下的有兩人，一個是年長的太監李公公，一個是黑臉的高個子侍衛，叫王信。

王信臉黑，看不出什麼情緒。李公公面白無鬚，看起來應是深宮裡摸爬滾打出來的人物，卻愣是被眼前的景象給氣得變臉。

「殿下，他們簡直是欺人太甚！」說這話時，李公公悲憤的看了褚容一眼。

褚容明白，自己被強行塞給越國太子為一欺，安排越國太子住到這樣破敗的地方為二欺，所以李公公才有欺人太甚一說。

「慎言。」蕭桓低喝，「孤乃敗國質子，無資格妄議涼國的待客之道。」

褚容什麼也沒說，這樣的事孰對孰錯說不清。此處日後就是她要落腳的地方，趁

著天色還早，得趕緊收拾出來，否則入夜之後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。

她一動手，倒讓李公公愣了一下。

很快，李公公和王信跟著加入，半個時辰後，總算將正屋勉強收拾出來。

褚容實在是累得很，剛想坐下，便聽到外面一陣喧譁聲，緊接著便看到趙珣大搖大擺的進來，身後跟著一群侍衛下人。

趙珣看到被收拾出來的屋子，明顯有些驚訝，很快他就回過神來，毫無歉意地道：

「太子殿下下來得快，我還沒來得及讓人將宅子修葺翻新。」

蕭桓一行從越國啟程到現在已過去兩個多月，他說來不及收拾宅子，怕是三歲小孩都不信。折辱人就折辱人，偏還要占理。

蕭桓沒接話，氣氛便僵在那裡。

趙珣面有薄怒，對敗國質子何須過多客氣，別說是廢宅子，就算他讓蕭桓露宿街頭，誰又敢說他什麼！

褚容也不管別人怎麼想，屁股一沉就坐在凳子上，真是累死她了。

一番出力過後，她出了些汗，看著比之前更顯邋遢和不堪。

見她這副樣子，趙珣眼底閃過諷刺和滿意，方才的怒火竟然散去不少。有這樣一位醜陋粗鄙的女子日日伴隨左右，他倒要看看蕭桓以後還怎麼清高。

他招手讓兩個丫鬟上前，「還不快侍候越國太子妃沐浴更衣！」

那兩個丫鬟不由分說，過來一左一右地扶著褚容。

褚容也不掙扎，由著她們將自己扶出去。

趙珣嫌棄地環視著雖然收拾過卻依然顯得破敗的屋子，眼神裡的輕視不加掩飾，透著說不出來的痛快與得意。

「如此良辰吉日，越國太子也該換上吉服了。」

一個侍衛上前，手裡捧著大紅的喜服，這喜服也不知是從哪裡找來的，瞧著並不是王公貴族的服制。

蕭桓垂著眸，以手抵著不住地咳嗽，「孤……尚在孝期，不宜著紅。」

他說的孝，是為他舅父李桂守的孝。

李桂當年曾重傷涼國的鎮國公袁郅，至使袁郅傷重不治而亡。昭慶長公主趙琳琅生擒李桂後，雖未要李桂的性命，但因為痛恨丈夫之死，也沒讓李桂好過，是以李桂被換回越國即臥病在床，撐了幾年不久前剛過世。

兩人的眼神碰在一起，一個恨並得意，一個淡而悲憫，國仇家恨，他們都有。

屋子裡的濕腐氣混著剛點的檀香，說不出來的古怪。

趙珣突然冷笑，「既然太子殿下尚在孝期，這喜服不換也罷。」

他當眾給蕭桓塞了一個醜女人，這事是他臨時起意，未曾先請示過父皇。他篤定父皇不會因此事訓斥於他，卻也不敢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自作主張。

若是姓蕭的短命鬼想不開尋死，他沒法和父皇交代。左不過這門婚事已成，不管蕭桓是穿白還是穿紅，只要對方乖乖成親就好，如此一來，窈窕就徹底斷了念想。

「太子殿下在東原城無親朋好友，今日我便毛遂自薦，當你們二位的主婚人。」

趙珣大刀闊斧地坐下後，猛然想起方才這個凳子被那個醜東西坐過，一時間面色

幾變，又不好再站起來。

同那個醜東西同坐過一凳已讓他嫌棄至此，蕭桓今晚卻要和那個醜東西洞房花燭，想想真讓人期待。

他眼中盡是興味，下意識望向門外。

不一會，兩個丫鬟扶著一位蒙著蓋頭的紅衣女子進來。

喜服有些偏小，將女子束得胸是胸、腰是腰，越發顯得婀娜有致，單看這身段實在稱得上是個尤物。

不，不可能，這女人絕對不可能是那個醜東西。

趙珣兀地起身上前，一把扯下女子的蓋頭，只見對方滿臉褐斑，如見夜叉，實在是醜得緊。

果然還是那個醜東西，他就說不可能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換人。醜東西身材倒是不错，真是便宜蕭桓了。

褚容低著頭，她知道趙珣在打量自己。

她這一路風塵僕僕，今日總算好好洗了一個澡。原本那兩個丫鬟要服侍她，但洗澡這樣的事她還是不太習慣假手於人，便嚇唬兩人說自己身上泥垢太多，駭得那兩人趕緊放手。

眼下她洗去一身疲乏，別提有多神清氣爽，但肚子又開始「咕咕」作響。

她捂著肚子不無嚮往地想著，好歹也是一國太子大婚，應該會有好飯好菜。

如此想著，不由偷偷嚥了嚥口水，按著肚子的手更用勁了幾分。

手下傳來絲滑的觸感，她暗忖著這喜服的料子不錯，也不知能當多少銀子。

沒有高堂也沒有親朋，趙珣一人唱著獨角戲，像耍猴戲似的宣告兩人今日結成夫妻，那雙鳳眼似笑非笑，一時落在蕭桓身上，一時落在褚容身上。

禮成之後，有人呈酒進來。

蕭桓眉眼低垂，修長如玉的手懸在半空，似在隱忍糾結。身為質子，他不得不逆來順受，無聲的掙扎讓人看著難受得緊。

褚容心生不忍，卻無能為力。

從趙珣在城牆上作媒到現在，宮中未有半點消息傳來，看來整個趙氏皇族對越國積怨太深，一個個裝聾作啞，由著他胡鬧折騰。

便是日後傳回越國又如何，越國總不會因為他們的太子殿下被別人塞了一個醜女而發起戰爭，因為說到底不過一個女人而已，不會有人在意。

最後蕭桓還是端起了酒，玉竹般的手指泛著白。

很快，呈酒的到了褚容面前，她一端起酒，立馬聞出不對。

她原本只想借一處落腳之地混些吃喝，無意摻和兩國恩怨中，只是到了此時此刻，她才知道一旦入局，並不容易置身事外。

趙珣以前就愛捉弄人，現在竟然連給人下藥這樣下三濫的事都做得出來。

她腦海中閃過一些畫面，心下悵然。

下了藥的酒不能喝，否則她若真對越國太子做出什麼難以挽回的事，那才是真的跳進黃河也洗不清。

她將酒放下，小聲道：「大殿下，我實在是餓得難受，能否先吃飯？」

所有人皆愣住，不敢相信她會突然提要求。

趙珣像看死人一樣看著她，恨不得當場將她凌遲處死。這個醜東西知不知道他是誰，居然膽敢用這樣的語氣和他說話。

褚容像被嚇到般瑟縮一下，低喃著：「難道不讓人吃飯？我都是太子妃了。」

趙珣嘴角直抽，什麼狗屁太子妃，這個醜東西還真把自己當一回事了。他眼神斜睨蕭桓一眼，眸底劃過一絲嘲諷。

吃飯是吧，他確實該好好盡一盡地主之誼。

他低聲吩咐下去，不到一刻鐘即有人送了飯菜過來，足有十二道菜，每一道都是大葷，擺盤更是毫無雅致可言，其中還有一個完整的滷豬頭，上面隱約可見凝固的油花。

褚容知道趙珣是故意的，有些無語，蕭桓飲食清淡，這不是什麼祕密。

「吃吧。」趙珣的聲音中透著幾分幸災樂禍。

褚容聽話地拿起筷子，朝一盤大塊的紅燒肉下手。有些事誰也幫不了，唯有靠自己戰勝自己。如果越國太子連這樣的磋磨都承受不住，接下來的日子必定難挨。她吃得專注，卻是細嚼慢嚥，並不見粗魯。

「太子殿下，你不吃嗎？」趙珣欠扁的聲音又起。

蕭桓聞言，慢慢拿起筷子。

趙珣譏諷地盯著他，不放過他臉上任何一個表情變化。那張冷玉般的臉太過蒼白，即使是隱忍都帶著幾分仙氣，這個短命鬼也就一張臉能見人。

褚容低頭吃飯，實則密切關注著蕭桓。

只見蕭桓的筷子伸向一道紅燒魚，在魚腹處夾了一小塊緩緩放進口中，咀嚼無聲，姿態優雅，哪怕是吃得有多難以下嚥，亦是難掩那與生俱來的優雅矜貴之態。

趙珣冷哼一聲，算這短命鬼識趣，醜東西和短命鬼還真是配得很。

這時外面一個侍衛進來，在他耳邊低語幾聲，他臉色漸漸陰沉，鳳眸中的陰鷲瞬間鋪天蓋地般蔓延。

窈窕果然進宮求父皇了。

為了一個敵國的質子，她居然在永元殿外長跪不起，最後體虛暈厥。

他比窈窕年長四歲，幼年時的窈窕能吃能睡身體極好，人小鬼大古靈精怪，若不是被擄至越國後生了一場大病，又何至於像如今這般體弱，更不會變成多愁善感的性子。

為什麼？難道在窈窕的心裡，自己的遭遇和父親的死、母親的傷，還有涼國那些戰死的將士，都抵不過一個敵國太子嗎？

他忽地拔刀，嚇得褚容險些驚叫出聲。

寒光光亮的刀橫在蕭桓的脖子上，眼看著就要見血，李公公駭得連聲高呼，門外的王信瞬間衝了進來。

趙珣笑得殘忍，眼中全是恨意，「太子殿下，你說我現在殺了你，你們越國能奈我何？」

他手中的刀逼近了一分，隨即感覺有人在拉自己的衣服，轉頭看去，卻見那滿臉褐斑的醜女正抓著自己。

又是一個被蕭桓美色所迷的蠢女人，愚蠢地為了一個男人不顧兩國之間的恩怨，真是好得很！

「妳是個什麼東西，也敢攔我！」

褚容背脊挺直，「我是越國太子妃。」

趙珣狠狠磨牙，恨不得現在就殺了這個不知所謂的醜東西，「放心，我一定會送你們夫妻團圓的。」

「大殿下，請您三思。」褚容真是怕了這小子發瘋，「兩國已經言和，您若是此時殺了太子殿下，豈不是要再次挑起兩國戰火？」

「不就是打仗嗎？難道我們涼國會怕了他們越國？妳別忘了妳自己的身分，妳可是我涼國子民！」

「我當然沒忘記自己的身分，如果不是殿下您作的媒，我怎麼可能當上太子妃。我心中感念殿下的大恩，自然是要處處向著殿下。」

「我？妳是個什麼東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自稱我？」

「我現在是越國太子妃，不稱我，稱什麼？」

趙珣眼神淬了冰，厲然盯著她。果然是被色相迷了心的女人，居然這麼不怕死。他突然出手，掐住褚容的喉嚨。

蕭桓目露悲憫，「大殿下，你有什麼不滿儘管衝著孤來，何必為難一個無辜之人。」

「無辜？」趙珣眼底湧起瘋狂，他的竊竊也是無辜之人，越國為何要將她擄走？他多希望竊竊沒有變，他多希望竊竊還是他記憶中的樣子。「好一副慈悲心腸，真是讓人感動！太子殿下如此仁心，為何沒能感化越國上下，讓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？」

褚容被掐得翻白眼，趁著趙珣說話鬆勁時一把將他推開。

她已餓得有點站不住，還沒吃上兩口就鬧成這樣，她招誰惹誰了？趙珣這混蛋玩意兒耍她玩的吧，又不是她想當越國太子妃，不是這人非塞給她的嗎？合著現在他發起瘋來要殺越國太子，還要把她也給一起殺了。見過小心眼的，沒見過這麼小心眼的，真是越大越討人厭。

「大殿下，您好心好意替我和太子殿下保媒，又何必在我們大婚之日喊打喊殺。您若是將我們給殺了，傳出去可不好聽，萬一世人以為這是情殺，豈不壞了您的名聲？」

情殺是情殺，但絕不是為了這個醜東西！趙珣怒極，死死瞪著褚容。

褚容看著他，眼神是那麼的清澈，那麼的乾淨。

他的心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撞了一下，竟是忘記了動作。

這雙眼睛……好像在哪裡見過？他皺起眉頭，異樣的心緒轉瞬即逝。

看著眼前這張滿是褐斑的臉，他莫名感覺一陣說不出來的惱怒，真是該死，自己怎麼能因為一個醜東西而心軟！

褚容這一打岔，倒是讓他腦子漸漸清明。快死之人，倒是不必多此一舉，至於這

個礙眼的醜東西，殺她比捏死一隻螞蟥還容易，也不用急在一時。

罷了，且容他們再活些時日。

趙珣沉著臉離開後，褚容長鬆一口氣。

加料的喜酒還擱在桌上，彷彿被人遺忘。

這小子絕不是半途而廢之人，除非……

他是嫡長皇子，卻一直被立為儲君，皇權之爭多的是看不見的刀光劍影，有的是讓人啞巴吃黃連的陰謀詭計。或許不僅是朝臣們人心浮動，便是那些跟隨在他身邊的人也早已如牆頭草一般風吹兩邊倒，這些年來他應該也不容易。

褚容再次坐下，手有些抖地重新拿起筷子。哪怕是明天就要上斷頭臺，該吃飯的時候還是要吃飯，飽死總比餓死強。

李公公認真看了她幾眼，若有所思。

半個時辰後，褚容終於吃好了。

在她吃飯時，蕭桓一直沒有出聲，直到她擱下筷子，他才開口，「方才多謝姑娘，孤心中很是愧疚。如今妳與孤牽扯在一起，日後怕是會有不少麻煩。孤希望將來再遇今日之事，姑娘當避得遠些才好，還望姑娘莫要為了無關之人的事連累自己的性命。」

真是人美心善，如果是她，一定會懷疑這個跟了自己近兩個月的人。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，偏偏就是她被趙珣抓了去，偏偏就是她成了他的太子妃。

「太子殿下為何不懷疑我？」

「世間之事黑白難辨，人心更是善惡難分，孤相信世人皆是生來良善，所以孤不會懷疑任何人。」

褚容無言，心情有些複雜，兩相對比，倒是襯得她齷齪複雜俗不可耐。

外面天色已晚，吃飽喝足之後，她最想做的事情便是美美睡上一覺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今晚她睡哪裡？這間屋子是越國太子的，她不可能厚著臉皮求留宿。

想著宅子再是破舊，空屋子應該還有很多，收拾一間出來便是，當下起身告辭，說是自己先下去安置。

她一走，王信低聲請命，「殿下，要不要屬下今晚探一探她的虛實？」

「不用。」蕭桓眉眼不動，像入定的佛子。

「殿下，起風了。這涼國的風比越國濕冷許多，像是冰錐子一樣直往人骨頭縫裡鑽。」李公公不知何時取來一件狐毛大氅輕輕披在他身上。

他依舊垂眸入定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淡然。

「方才那酒……」李公公聲音低了幾分，「那位褚姑娘瞧著頗有幾分古怪，殿下真的放心她留下嗎？」

蕭桓緩緩抬眸，望向漸黑的屋外，眼神明明悲憫平靜，瞳仁卻是一片漆寒。

宅子外面沒有守衛也沒有禁軍，看似鬆，卻是緊。

褚容望著高高的牆頭，從那一處處暗影掠過，猜測著應有四五人吧。

皇子王孫們最喜歡暗中留一手，趙珣又豈會例外。

趁著還有些微天光，她幾乎是小跑著逛了一遍宅子，這一逛還真讓她發現了一處清靜之地。

父親說過一府之中風水最好的屋子莫過於坐北朝南臨水而建，若能屋旁有竹，庭前種梅，那便是再好不過。此處與父親所說的風水寶地毫無二致，如果不是屋子太過破敗了些，簡直是她心中最理想的住處。

屋內的傢俱多有損壞，瓷片斷木散落一地，山水圖的屏風裂成兩半，瞧著竟像是被人從中間劈開，好在床桌等大件勉強能用，短暫安置一段時日沒有問題。

褚容粗略整理過後，天已黑透，剛想去找李公公要一床被子，便看見他抱著被褥進來。

「這是殿下讓老奴送過來的。」

「有勞公公了。」褚容接過東西，真誠道謝。

有了被褥，今夜便有了歇息之地，越國太子心地之善良，由這樣的小事可見一斑。

「姑娘客氣。」李公公道：「姑娘若是還有需要，儘管去找老奴。」

多年習慣性的卑躬屈膝讓他的身子看上去越顯佝僂，若不是髮未著雪，只怕會顯得更加老態。

褚容送他出門，然後回屋。

陌生的地方，陌生的環境，她明明睏得厲害，卻有些睡不著。

悠揚的琴聲破空而來，時而激越時而低沉如珠落玉盤，然後是幽幽泣訴似泉水飛濺，接著泉水開始奔流，汨汨嘯嘯勢不可擋。

臧雪先生號稱琴詩雙絕，這琴技當真是名不虛傳。

她閉著眼睛，思緒在琴聲中慢慢渙散。

第三章 和太子打賭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外面傳來細微的動靜，多年在外行走的警醒讓褚容倏地睜開眼，在黑暗中慢慢坐起身。

有人從外面進來，如入無人之境般長驅直入。

判斷出是熟人後，她重新躺下閉目裝睡，直到被人搖醒。

搖醒她的人是常威。

她裝作迷茫的樣子，再次揉著眼睛坐起，適應突然大亮的光線後，她看到大馬金刀坐在一張破凳子上的趙珣。

他換了一身玄色常服，黑暗中越發顯得盛氣凌人。

「蕭桓可是越國第一美男，妳想不想得到他？」

「想。」褚容老實回道。

她一介俗人，自然不能逃出人世間的七情六慾，那樣一個風姿若神的男子，她怎麼可能不喜歡。但喜歡歸喜歡，想要歸想要，她不會用卑鄙的手段去得到。

趙珣譏笑，這醜女果然已被蕭桓的色相所迷。

常威的手裡不知何時多了一個白色的小瓷瓶，他從小瓷瓶中倒出一枚黑色的藥丸，送到褚容面前。

趙珣道：「吃了它，我讓妳如願。」

褚容：「……」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

「這、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她裝作害怕的樣子，抱著身體縮成一團。

趙珣朝常威使眼色，一把寒光光亮的刀立馬架在褚容的脖子上。

「是妳自己吃，還是我幫妳？」

「我、我自己吃。」藥丸入口，褚容心下歎息，居然是皇族馴化死士所用的忠心丹，趙珣這也太看得起她了。

趙珣對她的識相還算滿意，眼見著她喉嚨發出吞嚥藥物的聲音，一雙鳳眸中慢慢泛起幾分期待，「今夜是妳和蕭桓的洞房花燭夜，妳難道不想和他共度春宵嗎？」

褚容：「……」她應該想還是不應該想呢？

「想。」

她的回答讓趙珣滿意的同時又生出無比的嘲諷，這醜東西當真敢想。

蕭桓啊蕭桓，縱使你才名遠揚四海，被無數人仰慕尊敬，最後還不是落在這醜東西手裡。日後你一身的汙穢，哪裡還有面目見窈窕。窈窕現在不肯見我又何妨，我被父皇訓斥又何妨，最後窈窕嫁的人只會是我！

另一個白色小瓷瓶放在桌上，褚容不用猜也知道是什麼東西。虧得之前還擔心這小子被人利用，沒想到轉眼對方就來了這一齣。

「這東西妳想辦法給蕭桓吃下，他自然會和妳圓房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褚容裝作歡喜羞澀的模樣，然後似是想到什麼般，摸了摸自己的臉，

「太子殿下真的願意和我圓房嗎？」

「只要蕭桓吃了這藥，在他眼裡母豬都是天仙，他自然會和妳圓房。」

這個比喻……真是謝了。

「這藥真的如此好用？」褚容迫不及待地下地，將小瓷瓶拿在手裡。「大殿下您看看我這張臉，若換成是您，您能下得了嘴嗎？」

趙珣在聽到她說看看她這張臉時，鬼使神差地照做，然後他發現此女不僅長了一雙十分好看的眼睛，還有著櫻色粉嫩的唇瓣。

如果沒有滿臉的褐斑，此女或許長相不錯，配著一副勾人的好身段，怎麼著也是一個上得了檯面的美人。

思及此，他眼睛眯起，真是見了鬼，他在想什麼！「妳居然敢拿我作比！」

「大殿下息怒，我這是在衡量此事的可行性。兵法不是有云，知己知彼方才百戰不殆嗎？這個道理大殿下應該懂。」

「妳還懂兵法？」

「戲文裡聽來的。」

趙珣聞言，收斂殺氣。

褚容已經收好小瓷瓶，這般動作讓趙珣很受用。嘴上說不要，行動倒是很誠實，這個醜東西還真是口是心非。

「我一片好心，怕太子殿下水土不服，便想著涼越兩國結成姻親，這不服也得服。你以後切記好好服侍越國太子，為兩國邦交做出應盡的努力。」

褚容嘴角直抽，這小子倒是會給自己找臺階。

這種事，一個拖字而已，左不過是陽奉陰違慢慢拖，等她找到父親後就離開東原城，到時候趙珣再想殺她怕是也找不到人。

「大殿下放心，我一定會努力的。」努力拖時間，努力和稀泥。

琴聲依舊如泣如訴，踏著暗夜而來，絲絲侵入所有人的耳朵裡，最後一切歸於沉寂，僅餘看破世俗紛爭的祥和平靜。

趙珣和常威一走，褚容一屁股坐在趙珣剛剛坐過的凳子上，手指往舌下摳了摳，一枚黑色的藥丸便被她摳了出來。好在這忠心丹外面蒙著一層蠟，短時間內不會融化。

所謂的忠心丹就是控制人的毒，一個月發作一回，吃了解藥便無事，否則那種鑽心蝕骨之痛非常人所能忍受。

這麼多年過去，原來早已物是人非。哪怕再是心性簡單無垢之人，最終也會染上世俗中最為汙濁的顏色。

一刻鐘後，褚容穿好衣服出門。

她走得急，像是身後有鬼在追，落在暗處監視人的眼裡，她這是迫不及待。

蕭桓是無數貴女的夢中人，她這麼一個低賤的醜女，冷不丁被天上掉下的大餡餅砸中，眼看著有機會和世人仰慕的臧雪先生結為真正的夫妻，可不得是心急火燎。臨近蕭桓的屋子裡，琴聲依舊幽幽。

褚容清了清嗓子，敲門，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是我，我有事和太子殿下說。」

這聲音太嗲太嬌，帶著幾分羞澀幾分興奮，聽得暗處的人全身起雞皮疙瘩。

門「嘎吱」從裡面打開，露出李公公那張蒼老的臉，「褚姑娘，妳……」

「還請公公稟報太子殿下，就說我有急事要和他說。」真的是急事，急得都不行了。

李公公說了一聲稍等，然後關門。

很快，他開門將褚容請進去。

一室清輝，白衣勝雪的男子坐在潔白的地毯上，他的面前擺著一張七弦琴，琴身漆黑如墨，泛著厚重的光澤。

他緩緩起身，用帕子仔細地擦拭手指。那一根手指比玉還白，比竹子還修長，手型完美，骨節分明，單看這一隻手，足可讓人意亂情迷。

褚容暗自慶幸自己定力不錯，否則哪裡受得住這樣的誘惑。她捏了捏袖子裡的小瓷瓶，放在旁邊的小几上。

「太子殿下，剛才大殿下去找我了，他給我這個東西，說是能幫我和太子殿下成為真夫妻。」

李公公一聽，臉色微變。

蕭桓看著褚容，眼神中除了悲憫，還有感激，「褚姑娘為何幫我？」

「我說過我無意扯進兩國之間的爭鬥中，我雖是涼國人，但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。我知道太子殿下是好人，我絕不會幫著大皇子害太子殿下的。」

「姑娘難道不怕大皇子怪罪嗎？」

褚容輕笑，神情帶著些許調皮，「你不說，我不說，誰知道。到時候大皇子問起，

我拖著便是，實在是拖不住了，也不是沒有辦法，比如說騙他事情已成，或是告訴他太子殿下您有隱疾。」

蕭桓聞言咳了起來。

李公公有些不悅，看著褚容欲言又止。

「我開個玩笑而已，太子殿下不要放在心上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若真有那一天，這兩個理由，太子殿下更願意接受哪一個？」

趙珣那小子頗為執拗，一定會盯著這事不放。剛開始她肯定是拖，但她怕萬一時間久了拖不下去，到時候一定要有新的應對之法，不管是成了事還是不行，都能堵住趙珣的嘴。

但也有後患，越國太子的名聲……

她給他們時間考慮，反正還沒到那一天，再者如果她早早找到父親便會早早離開東原城，也就不會有那一天。

「太子殿下您好好考慮，我不急。」

「姑娘高義，孤感激不盡。」

「太子殿下別謝我。」褚容擺手，「我還吃了你們好幾頓飯，如果真要謝，以後我可得厚著臉皮繼續在你們這裡蹭飯。」

她不知道自己這算什麼行為，但最後的結果是她得到了蹭吃蹭喝的好處。

一出屋子，她臉上的笑意變成惱怒，一路踢著石子撒氣，中間還停下來懊惱地罵了幾句。

琴聲兀地又起，激憤怒吼，哪怕是再不懂音律之人，也聽得出彈琴之人的憤怒與悲痛。

伴隨著這樣的琴聲，褚容回到自己的住處。她歎息著重新躺下，卻沒有一絲一毫的睡意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一道尖銳的聲音劃破夜空，琴弦崩裂，無比刺耳。

她心肝顫了顫，用被子蒙住自己的頭。

睡覺！

這一覺睡得是昏天暗地，褚容醒來後不知今夕何夕，茫然地望著屋頂，眼尖地看到屋梁上面掛著幾個小蜘蛛網。

這是哪裡？她又是誰？

好半晌她思緒回籠，揉著眉心慢慢坐起。

窗外的竹影隨風飄擺，竹葉發出沙沙聲，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，好似在作夢一般如虛如幻。

她趿鞋下床，穿衣淨面，換上自己的衣服，顏色素雅，乾淨舒適。

收拾妥當，準備去混飯吃。

昨日天色已晚，沒有時間仔細欣賞這宅子的景致，如今再一細賞，但見草木雜亂無章，時不時露出幾塊石頭，小池中盡是枯葉淤泥，一眼望去全是荒廢之相。

她回憶著過去聽過的一些事，大概猜出這宅子原來的主人是誰。

洪家在尚州發跡，南鄴時遷入東原城，後來涼朝取代南鄴時洪家已在都城站穩腳

跟。

書香傳世的人家從來都不缺出仕的子孫，但真正讓洪家名噪一時的是橫空出世的鳳翔才子洪傑。

洪傑此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，鳳彩鸞章滿腹經綸，有堪稱通古博今的八斗之才。

三元及第信手拈來，笑傲眾生風雅博學，曾被先帝稱為百年難遇的奇才。

然而高才者多有癖缺，洪傑為人恃才輕狂，頗為自大，竟然和宮妃私會偷情還被人撞破，先帝再是愛才也無法容忍一個淫亂宮闈的臣子。

他被貶之後無顏在都城立足，洪家因此漸漸衰落，最後舉家再次遷回祖籍尚州，至此以後泯然沉寂。

褚容走了一刻鐘左右，遠遠看到蕭桓站在門外。

他背手而立，白衣飄渺，哪怕是高冷如寒山之雪，清雅似空谷虛竹，淡然如湖間水色，亦不能形容他的風華，這抹風華在殘敗的景致中越發顯得遺世獨立。

他國使節進京，依照慣例皇帝會在次日接見，可宮裡到現在都沒有動靜，看樣子是想晾一晾蕭桓。

褚容心下驚歎，步子卻是加快了許多。

蕭桓聽到動靜，轉身望過來。

「太子殿下早。」

「褚姑娘早。」

褚容鼻子聞了聞，很容易就聞到屋子裡飄出來的飯菜香味，「太子殿下吃過了嗎？」

「還未，孤等姑娘一起。」

饒是褚容臉皮再厚，也難免有些難為情，「讓太子殿下久等了。」

「無妨，於孤而言，如今也唯有等待而已。」

等待時機，等待歸國，除了等待，一個質子似乎什麼也做不了。

他越是超然從容，越是讓人感覺到那種壓抑的隱忍，如同積雪之下的幽蘭，更是巨石之下的青竹。

進了門，兩人各坐桌子的一端，桌上粥菜齊全，還有兩籠湯包。

褚容一直以為做飯的應該是李公公，沒想到居然是人高馬大的王信。

王信不僅是侍衛，還是馬夫和廚子，這麼得用的屬下，一個抵三個，怪不得會被蕭桓留在身邊。至於李公公，應該是料理日常起居，做些漿洗整理、縫縫補補的活計。

飯畢，她提出要給蕭桓修琴。

蕭桓眼底略有訝色，「姑娘還會修琴？」

「我和我父親常年行走在外，多少學了一些雜七雜八的手藝。」這話可不是吹牛，她會的還真不少。

很快，李公公把琴抱出來。

褚容識貨，一眼就認出這張琴不是凡品。相傳這位越國太子有一把名為寒山落雁的古琴，應該就是這一把，果然很快她便在琴身上看到篆刻的寒山落雁四個字。

此琴斷的是第四根弦，絲弦從中間崩開，斷裂處切口齊整無絲，顯然這弦不是被

挑斷的，而是被利刃割斷的。

該是多麼的憤怒和生氣，才會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柔弱美人動刀？趙珣昨日意欲之事確實是太過分，換成任何一個人都忍不了。

她摒去雜念，認真修補。

褚容沒有說大話，她的手藝確實不錯，修好的琴弦完好如初。

李公公翻來覆去地看著，口中連連稱奇，一臉歡喜地去放琴，似乎忘記屋子裡只剩下蕭桓和褚容兩人。

冷香清幽，說不出來的好聞，褚容略有些不太自在。

蕭桓微垂著眉眼，眼下有淡淡的青影。

「太子殿下昨晚睡得可好？」明明知道蕭桓彈了大半夜的琴，她這純屬是沒話找話。

「尚可，我向來覺少。」

這是回答或許也是解釋，人多憂思則覺少。

世人皆傳這位太子殿下不是長壽之相，若是一直憂思失眠，積年累月的耗損下去，哪怕是健康的身體也會被拖垮。再者有時候心理暗示比什麼都厲害，別人都說自己活不長，聽得多了一定會受到影響，難免更多憂思，惡性循環最為致命。

「我從小和我父親學相命，多少學了一些皮毛，反正閒著無聊，若是殿下不介意，我給殿下相個面？」

「褚姑娘還會看面相？」

「我父親是相士，我這也算是家傳的手藝。」

父親是一個算命先生，給人算命時準時不準，但那一套套的說辭倒是很能唬人。父親說人之所以信命，無非是前路未知心有忐忑，若真能掌控自己命運之人，又何須借由他人之口猜測自己的將來。

這些年來，他們父女二人走南闖北倒也自在快活，遇到景致怡人的州郡，父親便會置辦一些產業，夏天住廬江郡，冬天居海瓊州，來來回回一邊賞景一邊賺銀子，一年便是四季輪回春花秋實中過去。

塞城近邊關，並不宜居，她不明白父親最後為何會將她安置在那裡，尤其是父親將家中所有地契、房契和存在銀莊的票根全留給她，更是讓她焦灼不安。

父親留信有言家中產業皆由她處置，她沒有照辦。那是她和父親共同的財產，所以宅子她不會變賣，留存的銀兩她也不會動，哪怕是身上現銀所剩無幾，她也沒想過動用那些東西。

若不是尋父心切，她原本不會如此狼狽。她有從父親那裡學來的相命之術，混個吃喝還是不成問題的。

「我瞧太子殿下面相平和，額瑩無瑕，乃一世榮華之命。再看您眉長順直，更是壽高福祿之相。」一世榮華是真，但壽高福祿未必。

「褚姑娘心善，孤願借姑娘吉言。」

這是不信褚容的話，卻領了她的情。

「太子殿下無須氣餒，人云亦云眾所周知之事未必是真。」

「太醫斷定，高僧批命，焉有不信之理？」

「既然都是從他人口中知悉，信誰都是信，太子殿下為何不信我？」褚容神情認真，眼神中全是篤定。

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信誰都是信，為何不信對自己有利的一面？

良久，蕭桓淡然輕笑。

他這一笑，天地失色，令人目眩神迷為人傾倒。

很快，壓抑的咳嗽聲打破了這份美好。

褚容縮在袖子裡的手動了動，最後還是忍住沒有去拍他的背。他們認識不到兩天，且還是被人強行湊在一起的，委實稱不上有多親近。

咳了好一會兒，蕭桓的氣息才漸漸平穩，那張神仙般的玉顏再次歸於平靜，彷彿不曾有過任何波瀾。

他半垂著眉眼，卻遮不住眼底的黯然。

「若不然，我和太子殿下打個賭？不如就賭太子殿下能長命百歲，到時候若是我贏了，太子殿下您給我建一座金屋。金子做的瓦和牆，連地板都鋪滿金磚，可好？」蕭桓唇角漾起淡淡的笑意，回了她一個好字。

金屋不金屋的，不過是她一句玩笑話。生老病死最不可控，即使越國太子能長命百歲，她或許也等不到那一天，所以說是打賭，其實還是想給對方希望。

她一走，李公公便從裡面出來。

「殿下，這位褚姑娘不簡單。」會修琴還會相面，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人，

「真的不派人去查查她的底細嗎？」

蕭桓垂眸，修長的手指輕叩著桌面，一聲一聲清越激昂，不似普通的敲擊，反倒像是陣前衝鋒的擂鼓之聲。

良久，他吐出兩個字，「不用。」

李公公滿臉疑惑，為什麼不查？那位褚姑娘身上有太多的不尋常之處，越是出人意料，越是讓人不放心。

宮闈之爭已是驚心動魄，更何況是兩國之爭，涼國大皇子安插的這位姑娘實是有些古怪蹊蹺。

「殿下……」

「世間之事，盡在自己掌控之中未必是好。事事能預料，便事事都尋常，生也好，死也罷，甚是無趣得緊。」

「她是涼國人，且還是涼國大皇子安排的人，殿下您真的放心嗎？」

蕭桓緩緩抬眸，眸中盡是晦澀，「她昨夜說孤是好人。」

所以呢？李公公皺眉。

「人人都說孤是好人，就數她說得最動聽。」

「褚姑娘的聲音確實好聽。」

「她方才說孤是長壽之相，孤還和她打了一個賭。」蕭桓看著一臉不解和糾結的李公公，難得心情大好，「所以孤想知道，她說的準不準？孤更想知道，這個賭到底誰會贏。」

「殿下，她定然是受了趙珣的指使，故意這麼說的。」
蕭桓眼神冷了冷，哪裡還是那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子模樣，不過是須臾間的功夫，
他整個氣勢大變，儼然是殺伐果決的煞神之相。
「孤希望她贏，所以在她贏之前，孤不會殺她。」
一座金屋而已，到時候給她便是。

Crescent